



柳鸣九文集

卷 11

名士风流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柳鸣九文集

卷 11

名士风流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鸣九文集 . 11, 名士风流 / 柳鸣九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507-1323-9

I . ①柳… II . ①柳… III . ①柳鸣九—文集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17.2 ②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1071 号

柳鸣九文集 . 卷 11

LIUMINGJIU WENJI JUAN 11

出品人 陈新亮
项目负责人 于志斌
选题策划 林星海
责任编辑 林星海
责任校对 叶 果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李松璋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02 (批发) 0755-83460239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斯迈德设计企划有限公司 (0755-83144228)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288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76.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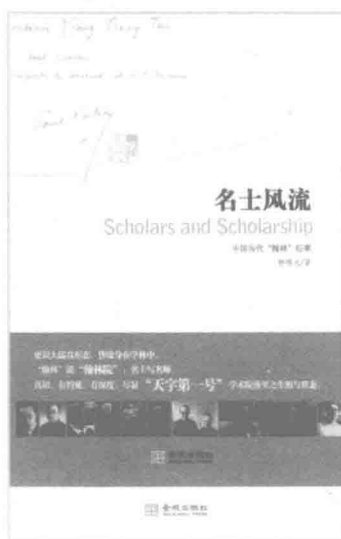
柳鸣九在会上发言



原版《翰林院内外》



原版《这株大树有浓荫》



原版《名士风流》

名士风流

柳鸣九 著

目 录

前 言	001
“兄弟我……” ——北大校庆纪念日怀念马寅初校长	003
梁宗岱的药酒	007
两点之间的伽利略 ——回忆与思考朱光潜	012
仁者李健吾在“翰林院”	032
记忆中的冯至先生	062
蓝调卞之琳	077
这株大树有浓荫 ——回忆与思考何其芳	108
辞别伯乐而未归 ——纪念与思考蔡仪	147
君子之泽、润物无声 ——心目中的“钱、杨”	182
当代的一座人文的青铜塑像 ——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	231
永远的老师 ——怀念郭麟阁教授	235
有师恩在也 ——纪念吴达元教授	241
译界先贤陈占元	245

杨周翰的矜持

- 纪念杨周翰先生 255

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 回忆闻家骅 261

在“六长老”半世纪译著业绩回顾座谈会上的致词 272

徐继曾与柏格森 277

我所知道的严怪愚

- 一位难忘的中学老师 282

西出阳关一故人

- 记樊修章 290

一位英年早逝的绅士学者

- 外国文学所研究员吕同六 296

书生五十年祭 305

围绕“博士”的若干回忆

- 闻成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后感 312

我劳作故我在

- 自我存在生态评估 330

送 行 339

前 言

这本书是《翰林院内外》与《这株大树有浓荫——〈翰林院内外二集〉》的合集。

“翰林院”何所指，我曾经做出如下的说明：原来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与后来由它独立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我国天字第一号的意识形态机构，一直由中央直接领导，故借一古老的名号，简称为“翰林院”。

这里一直是我几十年以来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我观察着、感受着、见证着的所在，也是我自己发展着、变化着的所在。将近古稀之年，我陆续把对过去周围长一辈的老师与同一辈的友人的认识、理解、感悟与怀念陆陆续续地记述了下来，就成为上述两个文集的主体部分。当然，“延伸”多少也有一点，不外是扩充到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几位师长与同学。

如大家所看到的，我所记述的这些对象基本上都是人文文化领域中的名士大儒，我深知，记述他们为文，不仅是个人感情的怀念，也不仅是机械的简单记录，更不是讲套话式的应景，而应该是“一桩精神文化的使命”，正如我在《二集》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我应该作为他们的后辈或同辈，借助自己有就近直接观察与见证的条件，对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特定时代社会条件下的存在状况、文化作为、精神心态、言行方式有真切的观感、认真的思考，这需要有识人

之智慧与表述之才情。虽然我智商水平、才商水平均甚有限，但尚有诚意朝言之有物的方向努力。如果我这些论述为中国一两代人文知识分子的部分代表人物，特别是西学名士，留下了若干真实的身影，多少反映了一点时代社会的面貌，我就感到很知足了。

此次的二书合并，内容上稍稍略有增补，标题我则仍力主沿用《翰林院内外》的书名，但投资方（出版社）出于文化市场机制的多重实际考虑，坚持要改，并建议采用“名士风流”这一标题。在目前文化领域市场机制至上的情势中，我无法坚持己见，我想，如果名士的“风流”不仅意味着他们才能的焕发与情智的闪亮，而且也蕴含着他们面对坎坷、困顿与尴尬时的状态与方式这一层含义，那么，《名士风流》这样一个书名也还是可取的。

2010年10月

“兄弟我……”

——北大校庆纪念日怀念马寅初校长

随着今年“五四”的临近，各界庆祝“北大一百周年”的气氛愈来愈浓，关于北大往事的书出了不止一本，有的刊物上开辟了《北大人专访》的栏目，老同学、老朋友之间通电话，少不了要互告母校将举行盛大规模的纪念会，凡北大毕业的，都收到了邀请函，等等。

我虽然未忘母校教养之恩，但并没有多大的“恋母情结”，在这一片热闹的气氛中，我仍然按照已有的惯性，忙于自己“该干的活”，一时还没有酝酿出缅怀情绪，险些把邀请信的事也给忘掉了。

前几天，从外地参加了一个会议回到北京，夜晚打开电视，偶然碰上一个比较“冷清”的频道正在放一个电视连续剧，初入我耳的一句台词“马老，马老……”，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使我没有立即把它关掉，电视剧演的是北大老校长马寅初先生的事。于是，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晚的两集，然后，第二天又看完了最后两集，前四集放映时，我因为在外地，则没有看上。

说实话，我平时对传记电视连续剧没有兴趣，这一部电视剧又拍得有些简陋，但我，却破例地把它看了下来，原因很简单，仅仅因为它讲的是马老，我所看到的四集，正是讲他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后他的晚年生活。这部电视剧不仅吸引住了我，还使我颇有些激动，产生了对马老、对母校深深的怀念之情，以至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想写几行文字。

其实，我与马老连一面之缘也没有，在北大当学生时，只是有那么几次远远地看见他在主席台上。记得在开学典礼上，我们学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看清楚这位中外闻名的经济学家、北大的第一号学术权威。要知道，青年学子的第一崇拜，从来都是学术权威崇拜。翘首遥望，但见他秃头发亮，矮矮墩墩的，非常结实，如果今天要做个比喻的话，可以说有点像枚炮弹，和我想象中儒雅而又洋派的学者形象大不一样。他一上来声如洪钟：“今天，兄弟我向诸位表示欢迎……”那天他讲得很短，但讲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别的校领导的长篇报告讲了什么更记不清了，但马老那特别的自称：“兄弟我”却从此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乍一听，我就一愣，我辈刚在中学里饱受熏陶，满脑子里都是“毛选语言”、“解放腔”，难免觉得这个自称是典型的“旧时代语言”，与开学典礼上浓浓的政治气氛颇不一致，甚至有那么一点“江湖气”。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脑袋的开窍，我倒愈来愈体味出“兄弟我”这个别具一格的自称，特别令人有清新之感，它不在乎语言时尚，不在乎环境场合，不在乎礼仪规范，它平易近人，给人以亲切感、亲和感，虽然只是这么一个自称，倒充分表现出了马老那种我行我素、不流俗附和的风度。

在北大期间，我们学生没有多少机会见到马老，校园里碰不到他，只知道他住在燕南园校领导住宅区，全校性的大会也很少见校长出来讲话，每次大会，党委书记长篇的报告时间还不够用呢！只有一两次有他出席讲话，他没讲半句政治大道理，也不谈学术问题，而是大谈他如何坚持爬山，风雨无阻，如何坚持冷水淋浴，冬天也不间断，语言仍然是典型马式的：“今天，兄弟我向诸位介绍点健身经验……”另有一次，是陈毅元帅来向全校师生作外交报告，大会是由马老主持的，他只讲了两三句开场白，特别简单痛快。

回想起来，那时的马老之于我们学生，就像是云端里的神，如果来到你面前，一定是很慈祥、很随和的，但他没有多少机会走下云

端来，学校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党委书记、教务长出面，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他是“不管事的”，只是“名誉性的”。虽然我们很少听到他的讲话，他每次讲话又都很短，但在每次讲话中“兄弟我”、“诸位”两词出现的频率还是蛮高的，我愈到后来，愈觉得它们出自马老之口，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力量，形成一种启迪，如果我这一辈子也曾有过一次两次“我行我素”的话，我得感谢“兄弟我”对我最早的潜移默化。

1957年从北大毕业之后，我忙于对付自己的“职业要求”，很少注意马老的消息，后来听说他的《新人口论》遭到了严厉批判，又听说他被免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还搬出了北大，住在东总布胡同一个有扇红色单开门的宅院里，这个具体过程，当然是我辈不可能了解的。东总布胡同就在我工作单位的附近，每当我从那扇红门前走过时，总不免产生一缕思念：那矮墩结实的老人正在家里干什么？

前几天，从电视剧里我总算了解到，《新人口论》遭到泰山压顶式的批判后，他仍坚持自己的立论，拒不认错，即使有多年老友、政界名流、党国要人纷纷以“大局为重”、“权宜之计”等等的理由，劝他交一纸检讨了事……

在狂热迷乱的年代里，从北大燕南园里产生的《新人口论》提出了中国人口过剩危机的问题，大声疾呼要控制人口的增长，这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思想史、经济史上的一道巨大的灵光，是北大近半个世纪历史上的光荣与骄傲。它关系到全中国的国计民生，如果当时虚心听取它的声音，今天中国人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中华民族的包袱远不会像今天这样深重，它作为科学真理，像神谕一样不可抗拒，对它的轻侮与践踏已经招致了严厉的惩罚。它象征着北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力量所在，作用所在，对它的“批判”，是横加给北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屈辱。

我感到可惜的是，《马寅初》这样一部电视剧，被放在《午夜剧

场》里，几乎是无声无息就被放完了，也许安排节目的官员是以这部电视剧制作得比较简陋为由的，但是，在电视传记片成堆的今天，为什么这部电视剧偏偏是“少投入”、“小制作”呢，它讲的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呀！可是它仅仅是浙江一个县张罗出来的，最后由一家省电视台出面。

在北大校庆之际，这是我感到的一个遗憾。

这篇感言收笔之时，从报上看到一则某出版社推出“北大校庆图书”的消息，消息列举一大堆书目，其中唯独没有一本有关马老的书。我不禁感到又一个遗憾！

1998年6月

梁宗岱的药酒

今年是梁宗岱先生 100 周年诞辰。

他是我的老前辈，比我年长 30 多岁。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广州当教授，而我上完北大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按说，我是无缘与他相见相识的，但由于一次特定的机遇，我却有幸与他有过一点交往。

1978 年 11 月。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那不仅是“四人帮”垮台后全国第一次这种性质这种主题的会议，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就从无先例。那次会上，有意识形态部门高层领导的大力支持，又有像“翰林院”这样的国家重点单位出面张罗，官费富足，经济基础坚实，会议的议题又是如此重大而激动人心：总结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的外国文学工作，讨论今后的发展大计，并成立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硬件软件一一具备，岂能不开成一个空前的盛会？

作为盛会，它聚集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界中从事外国文化工作的名家、“大儒”：冯至、朱光潜、季羡林、杨宪益、叶君健、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伍蠡甫、赵萝蕤、金克木、戈宝权、杨周翰、李赋宁、草婴、辛未艾、赵瑞蕻、蒋路、楼适夷、绿原、王佐良，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出版界的权威人士：如吴岩、孙绳武；与人文学科研究有关的大学校长，如吴甫恒，以及一大批来自各研究机构、各大学院校、各文化单位的骨干精英与负责人。名流云集，济济

一堂，高朋满座，竟有200多人，就其名家聚集的密度而言，大概仅次于中国作家代表大会。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周扬、梅益、姜椿芳等人的参加，又增加了会议的官方色彩。

在这一片繁星闪烁之中，梁宗岱先生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尽管他从新中国成立后在学术文化上就没有什么“大动作”、“大声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沉寂。但大家都知道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他精湛的译诗技艺，他才华横溢的文学评论，他雅美而灵致的诗章早已享誉中国文化界。

那时，我40多岁，在学术权威如云、延安鲁艺老革命战士成班成排的本单位，我们这种年纪的都被称为“年轻人”，意指“在思想上、业务上尚不成熟”也。我是作为“壮劳力”来参加广州会的，一是要承担在全体大会上作一个重点发言的任务（这就是后来令一些“庙宇人士”侧目而视、怒目而视的那篇批评日丹诺夫论断的报告），二是在小组中做会议记录，会后再加以整理。因此，能自己支配的“业余”时间甚为有限，不可能较多地趋近与会的名流以讨教，但我把我“业余时间”的大部分都用来“走近梁宗岱”，毕竟在我本人这个学科专业中，他是资格最老、技艺最精湛的一位大师，是我敬仰已久的一位前辈。

梁宗岱很好接近。他不摆文化名家的派头，不端着学者名人的架子，更不像那种以“学界霸主”自命的人满脸威严逼人，不像那种自认才学盖世的人全身傲气，叫人感到骨子里发冷。他长得人高马大，嗓门粗，像个豪爽的东北佬，大大咧咧的，平易近人。按说，他跟我这样一个学界晚辈素不相识，差距甚大，广州会议期间两人又不同在一个小组，更无人向他引见我，是我自己主动“凑上去”的，他满可以只敷衍几句，但他却非常亲切、平和，非常热情，主动营造出一种“一见如故”甚至是“自来熟”的氛围，使你感到很是自在。他谈兴很高，说起话来似乎毫无遮拦，饮食、起居、健康之道、生活常

识……无所不谈，特别是关于他的制药技艺与他的“药酒”更是谈个没完没了，有时会议间隙在过道碰见时，他还主动跟你说道说道。

他自称，他正在全身心致力于中医中药研究，致力于研制能治百病的药剂与药酒，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药中医本来就是一个大领域一大学问，谈起来还有个完吗？何况他是个心智丰富的人，在实践中又有那么多的心得与体会，进展与经验，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你就洗耳恭听吧，他讲起来那么热情、那么专注、那么天真，天真得像一个迷恋某种游戏的“老顽童”。别说需要你插话接茬，增加他的谈兴，即使你想把他的话匣子关掉，你也很难做到。

他如此善谈，可是，他偏偏不谈文化与学术，不谈会上讨论的那些外国文学问题，经验与现状，前景与道路等等，总之，言不及义，言不及这个学界、这个行当的“义”。

说实话，像我这样的后学，之所以怀着景仰之情接近他，是想从他那里闻一点本专业治学之道，在评研与译介的真谛上获若干启迪，拾些牙慧，还想得知一些学界、文坛过去的珍贵逸事。然而他却绝口不谈这些。当你问及请教时，他也予以回避，似乎已经横下了这样一个决心：“好汉不提当年勇”。因此，在广州会议期间，我虽然走近了梁宗岱，直面了梁宗岱，真可谓近在咫尺，但实际上他却隔我很远很远。他大讲特讲的药剂与药酒，我不大懂，实在也不感兴趣，只是出于礼貌，装出一副倾听受益的样子，而我想谈、想知道的，他又绝对没有兴趣去谈。于是，在学子后进的面前，那个在文化学术领域里实实在在的梁宗岱不见了，面前只有一个乐呵呵、和蔼可亲的制药老汉，一个陌生的梁老头，从他身上，你看不见当年他游学欧洲的潇洒身影，看不见他与罗曼·罗兰、瓦莱里等法兰西文化大师“称兄道弟”、平等交往的痕迹，察觉不到他译象征主义名篇《水仙辞》的那种出神入化的功力，以及他把文学评论文章写得那样潇洒而富于文采的本领……